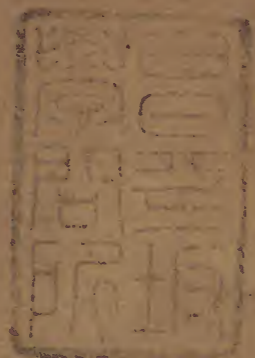


尺牘



三魚堂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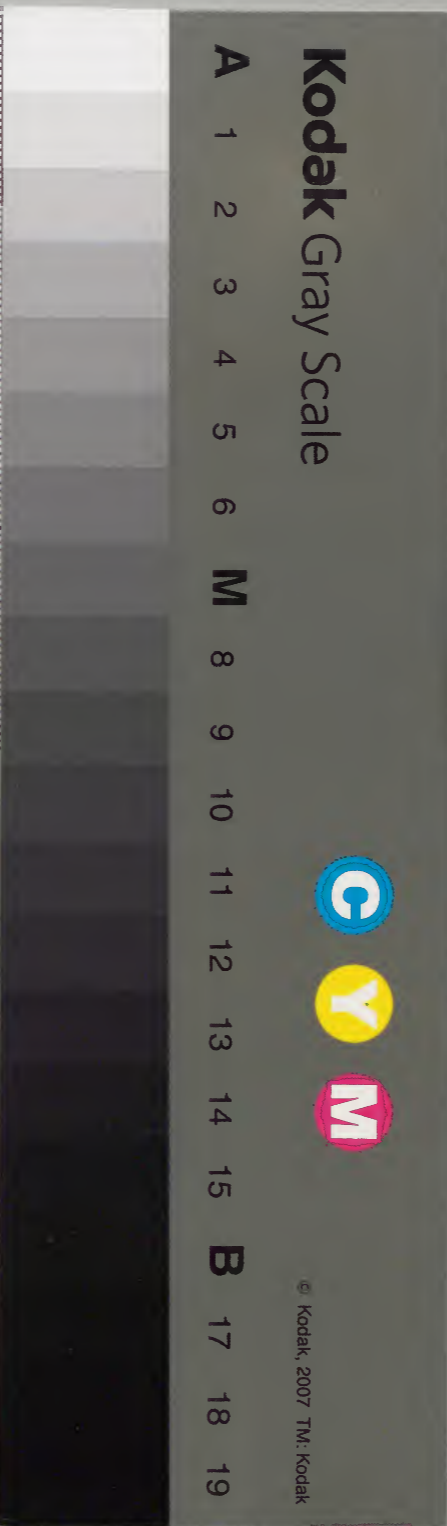
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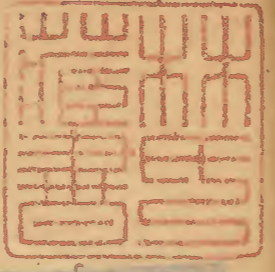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一七	一	二
四	四	四	八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架
漢	一七	一	三
書	四	八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44
冊數	8 (3)
函號	314 117

三





三角堂文集卷之六

尺牘

答同年許子位

憶自西湖別後久闊台顏時深飢渴不意奉命承乏

昔邑擬於泣任後躬叩龍門快聆大教忽蒙台翰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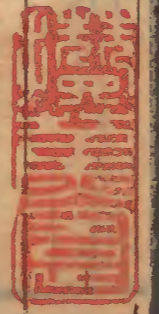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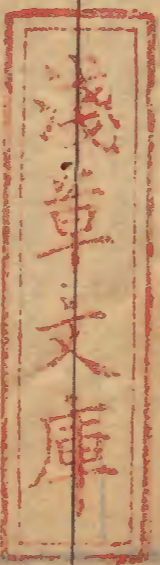
彌深感殷勤至意但隴其生平勵志以廉潔自期而

力薄才劣又值國步多艱之日便民利國勢或相左

擬學第五倫之躬斬馬草鄧伯道之自運家糧敢期

保障庶免繭絲生平簞瓢自樂行且冰蘖知甘然何

三角堂文集卷之六



以除稂莠而植嘉禾何以親鸞鳳而遠梟獍何以遺
利澤於百年何以解倒懸於今日撫字何方催科何
法大而移風易俗小之剔蠹損煩先生理學經濟夙
著東南蒼生望澤甚殷况貴邑利弊所熟悉者乎惟
期一一賜教開我愚蒙敢不虛己以聽使嘉邑受某
一分之益卽大君子一分之賜也臨楮不勝仰企之
至

復房師趙耐孺先生

前到吳閩囟囟違侍至今悵然世兄來捧讀手教得

悉近履殊慰遙思但隴其勞生虛擲方顧影以自慚
何煩尊者念及致蒙世兄枉臨隆情疊錫益增汗下
猥治任以來才庸事劇手亂絲棼交盤諸務毫無頭
緒新舊積逋盈億累萬憲檄雨飛餉急莫應不知奏
銷作何景狀兼之素性迂拙凜凜春冰不敢自玷生
平以負康成門下之知故冷署蕭蕭祇覺坐愁城而
避債無臺感遇如老師尚無以爲情惟深惶仄而已
世兄淵才雅度令人心儀但豬肝一片地主之誼歉
然耳嘉貺愧不敢當卽藉附壁外具不腆略申鄙私

幸爲哂納感愧縷縷難罄筆端統惟原照不宣

與李子赤茂

數年契闊得一聚首又冗劇之際不能細罄衷曲耿
耿何如此時此地爲有司者其口在荆棘閒何如物
外軒中擁萬卷書焚香吟詩具人閒樂境耶願足下
寶此閒暇專志正學勿以有用光陰浪擲旁門此則
故人所私禱耳前聞留心文獻通考此儒者有用之
學以大才肆力於此欣羨欣羨但程朱文集語錄及
明儒薛敬軒胡敬齋諸錄尤爲體用兼備之書不可
不讀高明豈有意乎淵伯常會否所作貽安錄一書
大有關係弟已爲作序但文樸陋不足以表揚似不
可少物外軒一序幸速成之

答表叔李慧生

違範日久每厯馳依知杖履近多康吉欣慰何似譎
材而試巖疆錢穀之積逋者新舊累億憲檄催餉奚
啻如火曉夜徵輸苦莫以應嗟我勞人怒焉如擣不
知將來作何奏銷至若守兔凜冰又姪素性荒署依
然壁立更難爲親知道者斗大礪城竟等茫茫苦海

三魚堂文集卷之六
三
矣奈何至戚如表叔尚無一芹將獻惶愧難言當從容申敬高年玉趾幸慎跋涉

答曹微之進士

久違教言每深雲樹遙知道履綏佳神全養到將來駿馬春風定膺首唱矣慰羨慰羨弟以迂疎之質任此繁劇蚊負鳩營惟恐隕越以貽粉社憂奈事事棘手不知所措催餉之檄如雨積逋之案如山晝夜艱辛癯欲骨立至於冷署蕭條之况依然故我更難爲知己道也今而後知宦遊之味不惟似蠟抑且若藥

矣辱承雅愛翰傳汪年翁雲誼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弟恐鹿魚魚不足以當鼎植耳手口卒瘁容徐徐親塵乞爲叱謝高情縷縷感愧率復不盡統冀鑒照曷勝依切

與雲閒陸郡博

恭惟先生學有淵源教育之澤久著三吳茲者秉鐸雲閒事事步武前人譽髦之士蒸蒸向化此地久汨沒於辭章近復馳逐於聲利以先生方正篤實之學爲之砥柱轉移之機當不遠矣弟嘗竊思學校爲天

下根本當今欲整頓缺壞必自此始而上下皆不甚留意近來益復龐雜居此職者亦往往多自菲薄不肯以古人自期待然胡安定曹月川所以赫赫今古者正以其能爲於舉世不爲之時也使舉世皆已爲之則亦無貴乎安定月川矣然則今之龐雜而苟且者不可謂非豪傑振興之時也先生豈非其人哉弟夙仰高風秋閒在玉峰晤靈昭令姪益悉道範又獲讀四書定解如親承指示高山之仰何啻飢渴而台駕杵臨不及倒屣每用耿耿茲因舍姪壻生王機

獲在門牆敢附數行申候并謝教益屠生爲亡弟幼壻向曾執經於弟年少有志先生進而教之俾知聖賢之學得有所成就幸甚臨楮曷勝悚惶之至

答川沙王守備

日者得聆塵言喜慰無似霏霏玉屑至今猶令味思也茲承教并將禁條頒示具見親臺留意巡防未雨綢繆之思不獨裨益疆圉卽弟輩亦叨庇多矣至論及私販之徒出沒踪跡燎若列眉愚民爲蠅利所驅而不知累及身家誠屬可恨今欲窮其源而塞之似

亦至論但慮賣鹽之家而根究出洋之犯轉展推求
恐捕緝之輩又於從中播弄或至擾害反與不計轉
展攀指之律有礙莫若辨鹽色嚴禁坐賣之家有犯
必究則頓者無人而販者自絕更於編甲之內互察
嚴查飭以隱諱連坐之法如是則利無所營而趨者
少害有所叢而避者多自然姦志潛消矣老親臺與
弟見合符卽當示曉愚民專役協查也疆索遼闊鞭
長不及者惟親臺加意焉率復不旣統惟犀照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自山左道上得侍函丈函言別不及細聆教言至
今耿耿遙想老夫子從容侍從臯夔事業行當照耀
宇宙豈惟門牆之內實寵嘉之隴其荷蒙垂愛夙夜
惕厲思欲稍自樹立以圖報稱不意才疎政拙不能
免於部議遂遭罷黜固分所宜但私心竊懼者世俗
不諒謬以隴其爲過於寬厚有誤催科此言流傳功
名之士遂將以寬厚爲殷鑒其害非細其實隴其於
催科較之他邑不大相遠核其民欠尚少於他邑特
勸諭多而敲扑少其迹類於縱弛耳隴其方自愧不

能盡用德教而論者乃以爲寬厚之誤豈不誣乎既
退歸田園悠悠之口應置勿論然此乃人心氣運所
關故敢於知己之前一陳之使大君子鑒焉知其難
黜之故由於學不至德不足而寬厚無罪焉則庶幾
耳至若一身之得失榮辱雖不能如古人之塵視軒
冕然聖賢義命之學則固嘗聞之矣豈敢以此咎人
也兩載鹿鹿未獲一候起居疎慢之罪不可言狀茲
因使羽聊展寸忱不莊不備統希鑒原臨稟曷勝悚
切之至

答崑山丘近夫

夏閒接手札未獲裁報時懷耿耿年翁學問文章夙
昔欽仰過承謙抑殊不敢當不棄駑鈍得常親道範
斯厚幸矣今之志於道者鮮如年翁之卓然以正學
自任此真斯世之祥麟威鳳豈特夏絕三邑已耶惟
望益加砥礪如陟泰岱進而彌高如迺星宿探而愈
深直造其巔直窮其源使古學之不絕如縷復昭昭
於天壤則世道之福也嚠城學者雖衆然與之言舉
業則欣欣樂聞與之言爲己之學多捍格而不入惟

諸莊甫超然功利之外可謂篤行之士所著文字亦
彬彬可觀近常相往來猶記高明之極口贊歎洵不
虛耳瞻望咫尺未獲把臂罄所欲言悵悵何如因便
申候臨楮曷勝神馳

復房師陳省齋先生

客歲從關使者得老師札卽作一稟附呈想已入台
覽兩載鹿鹿未獲專使一候起居罪何可言隴其本
屬菲材荷蒙提拔驟得一官經經自守惟恐有負知
已不意以此見諒於君子亦以此獲戾於世俗命也

復何言哉錢糧雖無大挂礙然亦小有未完冬底可
竣局寒家本無貲蓄今亦適還故我幸而老親亦安
貧不以蕭然爲苦明歲尋得一訓蒙地爲糊口計當
世之事不敢復問矣自念生平學力疎淺此後或得
以閒暇之身究心古人之學倘或稍有進益不終於
昧昧卽爲厚幸敢尚有他望哉前歲爲老師尋一十
七史因恐浮沉蹉跎未寄舍親北來卽當送呈臨稟
曷勝悚切之至

與李枚吉壻

三魚堂文集卷之六
在吳門遇來使知吾壻欲援近例愚竊以爲不可朝廷設科取士三年一舉此正典也方正之士莫不由之而進今科之設不過爲急於功名者使之稍助軍需亦得一體進取原非所以待豪傑也吾壻英年有志前程遠大苟發憤力學將來鳳翥鵬翔何可限量奈何不以豪傑自待而甘心出於此耶且就吾壻今日所處又有大不可者禮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降期然服雖降而一切食稻衣錦之事必有不妥於心者蓋可降者服不可降者心也故考試之事但當

與歲考不當與科舉秉禮之士莫不皆然今吾壻明年雖滿而心喪未畢儼然與應舉之士角逐於文場可乎不可乎况功名遲速有命難易亦無一定苟命應得雖在千萬人中自當脫穎而出如其不然卽兩人相較亦有得失况十五人而中一人安在其必得耶卽功名未必得而徒冒不韙竊爲高明不取也相愛之深不覺盡言惟吾壻熟籌之幸勿以吾言爲迂愚交盤尚未完局秋涼當歸草勒不悉

示大兒定徵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來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只算做不曾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濫駁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綿密不閒斷不在速也能不閒斷則一

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矩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慎毋忽之

答嘉定李生玉如

不孝生平積愆禍及先人遠辱光信心肺方裂不能一敘契闊悚惕而已方期賢者積學奮飛爲時羽儀不謂亦罹此大故何天之降罔一至於斯苦塊之中未得以生芻一拜几筵兼謝厚誼徒懷耿耿使者來知方爲葬事經營而手札諄諄下詢惟恐稍有弗當則終身莫贖此一念已得禮之本擴而充之知必有大過人者但不孝平時學業鹵莽未能徧考古今之禮動多窒礙豈能爲高明決疑辨惑耶承問不容自

已姑據所見言壽壙一事儀禮家禮皆無明文然古人往往爲之必無預凶事之嫌左氏所謂預凶事非禮者蓋指含祔贈賻之類言之至於棺槨之屬則不可以此論故檀弓有君卽位而爲柩之文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未聞以爲嫌也至若有庶母之葬而以兩邊俱葬壽壙居中爲疑則庶母葬位於禮原不應與嫡母相並或另耐於旁或稍退一二尺如此則與壽壙亦似無嫌而亦不必停庶母之葬以有待也惟是世俗封壽壙純用吉禮則哀樂同時誠有

如來札所云者不孝亦嘗疑此而未有所考據查儀禮筮宅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註云免經者求吉不敢純凶疏云主人之服不純吉免經亦不純凶也此是卜葬宅之禮以此推之則封壽壙亦當稍參以吉但不可如世俗之純用吉禮或者暫釋衰經以素服臨事可也然當更詢之博聞知禮者臆度之言不足據也冗中不敢久羈尊使凶凶草復知無當於禮意伏惟鑒諒不一

答同年顧蒼巖表叔

舊冬都門獲接尊札拜領學部通辨正欲覓便致謝忽聞家變狼狽南歸一載以來筑筑苦塊不復知有人世應酬之事未獲以一字達左右乃復遠蒙光臨施及先人曷勝悲感又蒙垂愛欲延之家塾深荷倦倦之意但隴其明歲已受虞山主人之訂不容中更當另訪一友與表叔祖商定再圖報命也月川先生集謹已拜登此書求之十餘年不可得一朝獲之何啻百朋之貝耶但月川尚有四書詳說存疑錄等書不在此集中不知彼中尚可尋覓否更望留神家鄉

風景如舊但今歲米價驟騰人心皇皇蓋民窮財盡
譬如疴羸之人稍遇風寒百病交作明歲若再加長
其勢便難支撐可爲隱憂者此耳中州光景度必相
同催科之事勢不能全緩須使百姓洞然見我惻怛
之意然後急之而不怨所謂信而後勞斷斷不誣呂
新吾講究荒政最爲詳悉宜急求其善觀之擇與地
方相宜者爲小民盡力經畫一番此根本之計也凶
凶草復并謝隆誼不盡欲言

答某索序

先生以箕穎高踪道揚風雅爲後進表儀又爲
俯念謬以珠玉問序於章句鄙儒其亦古人芻蕘是
詢之意乎然黃鐘大呂豈淺學所能贊一詞所以聞
命逡巡而不敢答也茲者更值家變筑筑苦塊不復
知人世有斯文之事雖琳瑯在前不知其爲何物而
况能序之乎竊恐高明未鑿病其懶於奉命敢佈愚
忱至若古之詩人必先有志其志卓然出於流俗之
上可以對天地質聖賢然後發而爲詩故其詩正大
高明而非風雲月露之學所能彷彿其萬一知先生

於此必有所得力伏惟不棄愚蒙而教之則所厚望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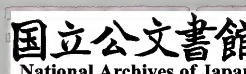
與閩臬趙公

恭惟先生道原洙泗文溯韓歐霖雨之澤已徧乎中外斗山之仰益重乎朔南隴其自乙卯都門獲瞻道範願學之私常深寤寐山川閉之不能時奉大教每切耿耿茲者台旌秉憲八閩正值朝政寬仁與民休息之時風動之美當不讓庭堅種德非特如漢于公昌大門閭已也况八閩爲考亭未子闡道之鄉以大

君子式臨茲土刑措之餘知必將振揚風化興起儒烈俾紫陽遺澤重光海宇世道之幸爲何如耶又紫陽門人如勉齋北溪西山九峰之徒皆係閩產遺書久湮搜緝而表章之其在斯乎企望企望舍弟承烈係先伯墨濤公嗣子來叩台墀肅此附候舍弟向來杜門株守未曾涉歷世故進謁之時深望教誨統希俯鑒臨楮曷勝悚惶之至

復席治齋虞部

不肖弟以樗櫟下材與時牴牾承高賢顧盼付以師



友之任垂愛之殷有倍尋常方圖報稱不謂生平積愆弗爲天佑至於大故狼狽南歸乃更辱憫憐遠勞賻唁心肺方裂未獲以寸簡致謝耿耿何如春初令親到舍傳述盛意感切寤寐但不肖方熒熒在疚秋冬又當經營先君窆事未能遠出有虛高誼惶悚而已令郎天資英妙必成大器鄙意日下但當多讀書勿汲汲於時文左傳之外易詩禮諸經皆不可不讀讀必精熟熟必講解聰明自然日生將來使不可限量養其根而俟其實古人爲學皆然世俗子弟所以

多壞只緣父兄性急一完經書便令作文空疎杜撰不識經史爲何物雖僥倖功名亦止成俗學與前輩學問相去殊絕此不足效也芻蕘之見惟高明採擇肅此布復并謝隆施苦塊餘生言不能盡統希鑒原臨楮神馳

又

春杪曾有一札奉謝未知得達否嗣後復承令親到舍爲明歲之訂弟自揆愚鈍無毫髮之長可以有裨高明而謬蒙垂愛惓惓無已感荷之私豈筆能述但

弟明年尚在苦塊中長安道上非棘人所宜不能馳
赴台命遙望龍光耿耿而已令郎今歲學業必更精
進幼學工夫不患不長但如築室須堅其基址然後
可起樓閣五經四書皆基址也時文則樓閣也須先
將各經熟讀細講浸灌其中使之有得然後及於時
文循序漸進而不欲速自然所就不可限量榮補未
知當在何日仕途遲速皆有定命不必櫻心肅此附
候并謝高誼統希垂鑒臨楮曷勝神往

答楊某

不孝廢黜之餘更值家變伏處苦塊不知何自姓名
入於高明之耳遠辱台翰過蒙獎譽皆非薄劣所敢
當也豈高明欲攬當世之英賢而姑先從其所最不
足數者而倦倦焉古人所謂請自隗始者乎不孝雖
嘗有志於古人之學然才質駑鈍無所知識偶膺民
社未有絲毫之益於時輒遭罷黜皆所自取不敢尤
人來翰以古之撫字心勞者比之此以告者過耳巢
來昆季盛稱賢者之志行知胸中所負必有超出尋
常流俗者惜未得一對叔度消其鄙吝也猥承高誼

敢布區區統希俯鑒

與趙生魚裳旂公

七夕邊適苦瘧疾故尊篇久留未歸茲同康齋集暨
龜山通紀一併奉到細看康齋文字大抵返躬克己
之意居多明初儒者一派真實工夫真不可及但康
齋於格致上微覺未足故其議論尚少發明而行事
亦時有未滿人意處方之薛胡不無高下焉近來昆
仲所用何功雖舉業上不得不著力但必使字字從
身心上體貼出來則舉業無非聖學矣日記一編甚

好讀書如此留心方不是俗學但判斷前人尤易磨
勘身心爲難耳

與周好生

兩月之內再遭家變此實生平積愆天降大罰復何
言哉惟有痛自刻責庶天其厭禍偶書二語置坐右
云老大始知氣質駁尋思只是讀書粗以此當韋弦
卽以此代祈禳但恐粗處未能盡知駁處未能盡見
惟兄有以教之兄處淡漠奉老親此乃人生不易得

之境上天所以篤厚兄者甚至豈弟所可望耶研田
遠不如近必不得已則亦無可如何者也陸學師札
奉上此公素聞其方正前在玉峰承其枉顧因弟先
解維不及一晤覲侯見時可一致意弟歸期當在望
後歲內當圖至武塘種種俱俟晤時悉之

答某

己未之春承駕遠臨時不佞正在苦塊之中心肺方
裂不能一敘契闊至今耿耿服闋以後念學疎性拙
與俗多睽未敢遽出兩年旅食虞山借村學究伎倆

爲餬口計門外之事一無所與來札巡鹽冒犯云云
皆屬訛傳並無此事惟去秋遭西河喪明之慘情最
不堪此乃生平積愆天降之罰無足言者讀來札知
高明力學之志不少退屈爲之喜躍世俗滔滔篤志
如此真不易得但札中所謂近年少有所得自以爲
孟子後無人知者未知所得如何竊以爲孟子後無
人知但可語宋以前若宋以來則有周程張邵有考
亭朱子不可謂無人知賢者此語得無未深考而言
之太易乎不然則辭未達意也愚近年所見覺得孟

子之後至朱子知之已極其明言之已極其詳後之學者更不必他求惟卽其所言而熟察之身體之去其背叛者與其陽奉而陰叛者則天下之學無餘事矣未審高明近所得者從朱子而入乎抑不從朱子入乎此中得失相去懸殊得一面論之幸甚或詳書所見寄示使不佞得辨別焉亦所願也使回函不盡欲言臨楮神馳

與曾叔祖蒿菴翁

一身遠出幼子無知所恃者師保得人耳臨行囑囑言不能盡想太翁亦不待言而知其意也舟中細思一齊衆咻之義覺得咻字情狀萬千愈思愈覺可畏非必有意引誘然後爲咻凡親友來者或語言麤鄙或舉止輕率一入初學耳目便是終身毒藥故有心之咻猶有限無心之咻最無窮此孟子所以必欲置之莊嶽然莊嶽勢不易得惟恃一齊人之辭嚴義正能使衆咻辟易望風而靡則瀟湘雲夢盡成莊嶽矣舟行吳江道中半日悶鬱思至此又不覺欣然慰也至於戶外之事惟有一靜仲書夾履貞厲之占切中

其病神明如見晤時幸時提撕此意內無咻而外無
夫千里遠懷便可坦然矣惟太翁留意

又

六月初二到京部例急選與大選不同文書必自動
司而轉功司自功司而達選司有二十餘日之擔閣
非一日便可投供也選司題覆又有一月工夫總之
補期在九月矣初意欲改教職部中無此例只得聽
其自然但將來做法甚難諸君子之期望亦最難副
十分小心猶或庶幾倘得一世俗所謂美缺家中人

切不可以為喜望太翁居常時時提醒此意在京師
自覺紛華盛麗不能動此心頗浩浩落落但時一念
及稚子愚蠢未有知識輒不能不膠擾於中未知近
來讀書何如姪孫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
可取程氏分年日程細體古人讀書之法使之循序
漸進勿隨世俗之見方妙周禮禮記俱宜令其溫習
一季得一周庶能記得姪孫幼時溫書皆一月一周
也左傳諸書迄今猶能成誦皆當時溫習之功惟太
翁留神館中凡有不便不妨直言不比在別家也惟

有一事意中欲望太翁之裁節者向在家時屢欲言之躊躇中止到路上思之不言畢竟是客氣非所以待太翁也敢一陳之煙之爲物從古所無明季始有之吳梅村以爲妖見於綏寇紀略中姪孫見今之大賢君子無喫此者蓋皆知其非佳物也太翁留心正學而嗜好偶同於流俗何難一舉而絕之一則見克己之勇一則免火燭之虞一則後學無效尤之弊一舉而三善備焉不識太翁不以爲妄言否便中草附不能盡悉臨楮依依

又

到京三月家信未通心甚懸懸八月十七始接得閏月中信喜不可言姪孫已經投供但部中新例急選不論項款惟以文書到部日爲先後而近來教官縣丞兩項捐陞知縣者聞改歸單月姪孫名次在七十人外補期尚遙遙矣冬末春初或作南歸計亦未可定尚在徘徊也家中百事都放不下所恃以寬其內顧之憂者惟以學生子付太翁耳明歲不敢另具約奉教自應如舊姪孫教子之念與他人異功名且當

聽之於天但必欲其爲聖賢路上人望時時鼓舞其志氣使知有向上一途所讀書不必欲速但要極熟在京師見一二博學之士三禮四傳爛熟胸中滔滔滾滾真是可愛若讀得不熟安能如此此雖尚是記誦之學然必有此根脚然後可就上面講究聖賢學問未有不由博而約者左傳中事迹駁雜讀時須分別王伯邪正之辨註疏大全此兩書缺一不可初學雖不能盡看幸檢其易曉者提出指示之庶胸中知有涇渭冬天日短應囑其早起夜閒則又不宜久坐欲其務學又不得不愛惜其精神也聞家鄉米價甚賤此最是喜信季飛叔姪近况何如晤時并希致人處境不佳只有和平一法怨尤之氣減得一分有一分受用也

示三兒宸徵

前有一字寄嘉善柯寓匏帶歸不知曾到否我在外甚安好家中不必懸念但汝讀書要用心又不可性急熟讀精思循序漸進此八箇字朱子教人讀書法也當謹守之又耍思讀書要何用古人教人讀書是

三魚堂文集卷之六
三
欲其將聖賢言語身體力行非欲其空讀也凡日閒
一言一動須自省察曰此合於聖賢之言乎不合於
聖賢之言乎苟有不合須痛自改易如此方是真讀
書人至若左傳一書其中有好不好兩樣人在內讀
時須要分別見一好人須起愛慕的念我必欲學他
見一不好的人須起疾惡的念我斷不可學他如此
方是真讀左傳的人這便是學聖賢工夫汝能如此
吾心方喜歡勉之勉之

與前令董子祁

奉教兩月如飲醇醪不覺心醉東郊言別曷勝依依
一路老幼捧觴遠送聞寅翁馬上酣醉猶諄諄勸百
姓完糧息訟嵩陽父老以爲數十年來勝事中山誌
中又添一段佳話矣弟以菲材幸承善政之後成法
可師事逸功倍叨庇弘多但鴛鴦性成雖喜附驥實
愧續貂未知將來作何景狀也使旋奉覆囟囟不旣

答鄭唐邑

泰叨同譜山川遙阻不獲常瞻光霽祇聆教言惟神
馳左右時切依依而已某駘駘庸才向待罪南中已

遭蹉跌不知退遜復承乏疲邑每事掣肘撫字催科
皆無良策內懷慚愧遙想足下宏才偉抱必有超軼
絕倫者曷勝仰止未獲專力修候乃蒙手翰下頒復
承隆貺過情之賜何以當之細讀來札知足下冰雪
爲操留心民隱只不敢剝民擾民一言已足爲某輩
南車至云所講求者已政之得失非官階之崇卑卓
哉斯言益令某歎服不已則是下教我實多乃復下
詢芻蕘某何能更進一籌耶老年伯尊稿及李道臺
佳什俱已領入第衛水占星之句某何敢當足下庶
幾無愧耳

上井陘道李梅崖先生

前者憲駕光臨山僻疲邑諸事草率不恭之罪無所
逃避乃執事汪汪千頃之量不督過之又寵榮之頃
某縣某令傳致衛水尋源詩區區下吏荷蒙注念何
幸如之至恭誦詩詞慨然於萬古聖人飢溺同民之
意此大儒有木之言非月露風雲家所能道其隻字
豈惟下吏實受其賜衛水增光多矣當尋片石敬勒
水濱以誌不朽前蒙面諭疏通此源及查趙王臺高

若干卑職隨令村民將所指舊源處疏掘至丈餘纔有水然甚微土人謂此水隨旱潦爲盈縮大抵然也又據土人言其旁更有一源擬於農隙時再督其疏濬使一番憲節按臨與禹之明德俱永也趙王臺在縣治西十五里故城村城周圍約十五六里已多圯壞然規模尚在臺在城中約高五六丈無磚石但巍然一土阜上有武靈王廟廟甚陋係近時里民所修然其所由來則遠廟前一望平山井陘獲鹿諸山皆歷歷在目滹沱河環繞其下誠佳境也宜其爲武靈

所流連哉臺下相傳舊有八角井今已無形迹可考臺東里許有養魚池周圍約四五里今已爲田但四圍高而此獨下儼然池形也卑職更有陳者禹貢恆衛二水皆屬真郡境衛在靈壽諸書無異論恆水則行唐誌謂卽派河曲陽誌謂卽沙河府誌則恆水沙河派河又各自爲一水未知其孰是宜討求畫一使有定論亦羽異經傳之一端也因論衛水而并及之統希憲鑒

與鄭唐邑

上谷把臂函言別不及從容就正爲悵年兄學有淵源議論丰采迥異流俗膏澤及民將與唐水俱永敬羨敬羨承許貴治邑誌專役走領大茂山勢曲折拜望指示此山諸書皆以爲卽恆山禹貢太行之恆山自是一山前聞年兄之論却似恆山卽太行之隨地異名者不知果是一是二恆嶽之辨乃畿南一大疑案得年兄考正愉快何如邑中有文獻可開茅塞者惟勿吝賜教是荷一芹之微聊申鄙忱并祈晒納

答張西山先生

恭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隴其自某年某處得瞻仰高山私心向往年來南北閒隔無由執鞭茲幸承乏靈邑得與令郎朝夕共事蒞任之始又蒙不鄙遠辱台翰重以尊刻曷勝怵慰儒宗理要一書補近思之缺去性理之煩真是爲學者指南衍義補刪筆削精嚴有功文莊不淺讀青齊政略諸書則皆得之涉歷體認又令人爽然自失矣受教弘多肅此奉謝
統希垂鑒

與各鄉紳勸戒賭

謹啓。學疎才短，生長南方，未諳北上情形，承乏茲邑入境以來，見地瘠民貧，禮教廢弛，蹙焉內傷，求所以撫字之方，教化之術，使家給人足，風清俗美，不知何道而可。恭惟諸老先生年臺一方表率，利弊必素知之。苟有益於民生，有裨於風俗，切實可行者，伏祈詳悉指示，勿吝讜言。隴其將奉以周旋，或可稍追尸素。皆高明之賜也。至不佞亦有芻蕘之言，望諸君子之採擇者，敢并陳之。如賭博一事，實民間大害，然而有司不能禁也。禁之，其心必不服，何也？彼見鄉紳士

大夫皆聚而爲之，而有司所禁者，獨此蚩蚩之民，宜其心不服也。夫移風易俗，必自貴者始。諸老先生年臺中高明遠見者，自能洞燭此理，不待下吏之言。或有向來習慣，以爲此遊戲之事，無傷大體，不知愚民因而視效，開盜賊之源，成惡薄之俗。皆此遊戲爲之。且士大夫家一有此風，子弟慕效，因而蕩廢祖業，敗壞家門者，恆必有之。是非特一方之害，亦本家剝膚之災也。詩書中滋味甚長，何可爲此伏冀俯採鄙言，互相戒勉，以爲民法禮讓之風。旣敦於上，則醜毒之

害自去於下蚩蚩者將不待禁而自止矣統祈垂鑒
不宣

與席生漢翼漢廷

科場一時未能得手此不足病因此能奮發自勵焉
知將來不冠多士但患學不足不患無際遇也目下
用功不比場前要多作文須以看書爲急每日應將
四書一二章潛心玩味不可一字放過先將白文自
理會一番次看本註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
次看淺說如此做工夫一部四書既明讀他書便勢

如破竹時文不必多讀而自會做至於諸經皆學者
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於他經則視爲沒要
緊此學問所以日陋今賢昆仲當立一志必欲盡通
諸經自本經而外未讀者宜漸讀已讀者當溫習自講
究諸經盡通方成得一箇學者然此猶只是致知之
事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須將小學一書逐
句在自己身上省察日間動靜能與此合否少有不
合便須愧恥不可以俗人自待在長安中尤不宜輕
易出門恐外邊習氣不好不知不覺被其引誘也胸

中能浸灌於聖賢之道則引誘不動矣切望切望尊
公先生不及另札祈一致意

與鄰邑某

足下中州名彥家學淵源夙著海內某初至靈邑自
謂得近耿光可以從容就正不意台駕遙行不得稍

致寸敬悵歎何似某以菲材待罪疲邑雖外簡僻而
鵠而鳩形之衆無術焉可以起之難乎其爲撫字我
輩叨朝廷一命之榮無可報効惟愛養赤子爲國家
培植元氣是其職分而學疎才短每切悚惶未審足
下何以教之肅此附候不盡欲言

答某縣令

伏蒙寵錫龍川巨編所以品題之者劑量曲當非素
有所主於中者能爾乎弟嘗謂本朝理學大明而戰
國縱橫之學如三條四列隱見起伏錚錚於本朝者
尚四人蘇老泉其巨擘乎其次爲李大白其次爲王
雪山其後爲陳龍川獨龍川登晦翁之門日就斂挫
縱橫之餘氣到此遂收此理學大明之功之驗也執
事以爲何如敢因求教

與祁州某

足下江漢鍾英荆衡毓瑞循良之績聲滿祁陽某仰
止高山之日久矣幸於上谷獲晤丰采如飲醇醪茲
啓某先生爲某地理學之宗某生長吳越無由私淑
茲幸待罪中山密邇貴治足下能爲悉致其遺書俾

三魚堂文集卷之六
三
樗櫟之質得沐浴於大賢之訓如親炙其人而開其
茅塞當不啻百朋之錫也統希垂鑒貴治誌書并祈
賜教一芹之微稍申鄙私伏冀晒存臨楮悚切

三魚堂文集卷之六 終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尺牘

上座師魏栢鄉先生

新春卽擬趨侍函丈緣上臺以越境爲嫌不能得請
祇懷耿耿遙知閣下福履倍增發揮道蘊日新月盛
凡在門牆慶慰何如隴其昔在南方獲見知統錄一
書知閣下主持正學津梁百代之意至精至深每思
盡讀師門講學之書以開其愚蒙待罪恒陽以來私
心竊喜謂可朝夕於高山景行而在苒經年尚未獲

立雪台墀雖常兩奉教言銘几書紳不敢須臾忘而
微言大義未聞者實多伏惟夫子不鄙愚鈍凡開示
學者之書盡得賜教俾朽木糞牆得與雕文刻鏤之
盛何幸如之專使附候敬陳微芹表意不莊不備統
希俯鑒臨稟曷勝悚惶之至

上巡道吳公

新春進謁憲墀仰荷從容教誨字字句句皆切學者
身心民生利弊雖駑駘下吏無能仰測高深敢不銘
几書紳奉以周旋期不負知己今春地方雨澤稍多

比之舊歲民情畧定然積荒之後觸目皆鵠面鳩形
艱苦萬狀久在執事睿鑒中無庸贅陳諸事祈垂仁
格外是荷聞尊刻苑洛志樂已經告竣隴其於聲音
之理未能窺見萬一然仰苑洛椒山兩先生之遺風
不啻高山景行數年前曾在江南一見其書未得細
讀茲幸大君子之表章倘得俯賜一冊得於簿書之
暇一聞黃鐘大呂遺響消其鄙吝而引其天真沐浴
於執事甄陶之內無窮矣辱叨知愛輒敢冒昧上請
伏祈台鑒

答張玉甲先生

先生當代名賢不遺葑菲山僻下吏荷蒙垂盼俯賜
教言感佩何如每讀青齊政畧剔弊釐奸澄源端本
無一不中俗吏之膏肓愚駑之姿獲此鞭策受益弘
多但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抱愧良深耳至大集中扶
持正學諸篇直指金溪姚江爲禪此尤世俗所依回
而不決得大君子之論定可以爲學者指南矣令郎
英年好學以謝室芝蘭衍孔庭詩禮將來名業正未
可量但靈壽一邑荒涼殊甚學宮尤極蕭條近奉部

文有修學紀錄之例雖不必因此起見而整頓黌序
亦羽翼聖門中一事也不識先生能爲令郎一助乎
便中瀆布統祈台鑒不宣

又

日仰高山地分齊趙不得時覲耿光曷勝依依惟反
覆理要政畧諸書如面承指示啓愚翼懦不啻在羹
牆間也敝治蕭條學政久弛自蒙先生捐俸修葺稍
稍有起色諸生感佩德意亦皆知鼓舞隴其獲同令
郎講書論文於其間皆先生作興之賜也又蒙頒文

三石齋文集卷之七
廟考畧板至學士子皆知聖學淵源一洗其固陋之
習大君子之德教惠及窮鄉曲學真不淺矣便中附
謝不莊不悉

答義山叔

契濶不覺八載吾叔從容翰墨之場養成舟楫鹽梅
之器視鹿鹿簿書者真霄壤也接手教知近來閉關
靜坐灑然自得益見深造境界乃猶以淪於枯寂爲
懼何耶竊意吾叔所謂靜坐必非作瞿曇慧能伎倆
不過是謝絕一切專意讀書養氣克此氣象塞天地

配道義作用皆從此出何枯寂之有或白熙熙攘攘
一流視之以爲枯寂則非君子之所謂枯寂也任自
慙學問粗淺年來每思隨暇讀書然如荒村老農從
胼胝之餘坐隴畔唱耕田歌思與太常樂工較高下
難矣至於承乏畿南土瘠民貧之壤無可展布只得
假蓋公治道貴清淨之言稍與休息自分作滹沱河
濱一庸吏可矣何知其他耶適修縣志有序例數條
奉正亦足見此間荒涼棘手之槩家鄉志書曾付梓
否得吾叔主持必有可觀嘉靖間吾族有石居公篤

信陽明之學學雖近僻然實篤行君子行囊中偶帶
所傳文集今并附閱不知曾入志否倘未及表章不
可不增入使旋草復并謝厚貺匆匆未有一芹將敬
統希垂鑒不盡

答隣邑某

承詢及車木一項此真目前最難處之事我輩本心
原不忍派民重以憲票森嚴尤不敢不仰體只得且
捐俸採辦未知其能就緒否也各邑情形不同執事
酌量可另設法固妙倘不能不問之民寧可借庫先

爲料理俟工完總算則所費尚有限若日下卽責成
里長則所費卽數倍恐不勝其騷擾大抵向來積弊
上下皆以里長爲可啖之物一使里長出頭步步皆
荆棘矣不識高明以爲何如事本掣肘總無長策管
見如此惟執事尊裁之

與隣邑某

足下愷悌性成英姿天授澗灑伊洛古今才藪明道
伊川康節溫公之遺風在焉意必有端人正士生於
其間以爲當代羽儀足下豈非其人哉製錦之才烹

鮮之政知未足以盡高明之蘊也某生浙西未聞大道嘗引領中原思得如古人者以爲儀型而未遇也茲幸附鵬翼獲隨驥尾不得見程邵諸君子得見其鄉人之能步武前賢者如見數君子矣開其茅塞引其固陋其在斯乎雀躍何如仰冀照臨苟勝翹企

與周井陘

前月終驚聞足下遭本生之戚未得一展微忱罪歉殊甚知士民攀轅彌切未容以一已私情拋却緇蔓河頭數萬赤子也抃閱新志稿本韓淮陰背水遺踪程嬰子孤臺故跡了然在日且足下數載以來饑溺心腸亦具見其中惠教非淺不識何時可付剗新道臺未知何人將來郡中聚會想必不遠匆匆附候不盡欲言

答崔平山

別來忽又經月近事多棘手傳聞之言駭人耳目總非疲邑所能辦弟之愚蠢無他見識惟以仕途利鈍聽之造物而已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聖之言豈欺我哉惟盡吾所當爲此外非所

知也不識高明以爲何如來札中各行其志一語與
鄙見最相契匆匆草復不盡欲言

答宗冀州

郡中獲接耿光如坐春風羨慕之私寤寐以之執事
處茲繁劇游亦有餘真同人之師表某之愚蠢承乏
疲邑鳩鵲情形猶然如故毫無益於地方過蒙嘉獎
惶愧何似承賜州誌得觀漳滏之勝槩卻大夫董江
都之遺風受教多矣肅此謝覆

答席生漢翼漢廷

讀近作甚快雖間有出入然大體都在範圍中熟之
而已無他法也所望者要將聖賢道理身體力行不
要似世俗只作空言耳

小學不止是教

童子之書人生自少至老不可須臾離故許魯齋終
身敬之如神明近思錄乃朱子聚周程張四先生之
要語爲學者指南一部性理精華皆在於此時時玩
味此三書人品學問自然不同外六論集解係此間
新刊雖爲愚民而設然暇時一覽亦甚有益相去遼

遠時切依依但賢昆仲能以聖賢自期待便如終日
觀面也

又

前月寄來閩中詹先生太極河洛洪範諸解細讀深
服其察理之精今日能留心此種學問便非尋常人
且一以朱子爲宗尤見趨向之正至於處處鞭策學
者不空談理數尤後學所當服膺也不佞方鹿鹿簿
書未敢率爾作序其中有一二欲商量者謹錄於左
便中可一請正

與李枚吉婿

舊歲懸望婿輩有高發北來者可以一慰契濶不意
竟寂寂也文教日興青年不可不奮志努力讀書讀
書又當知有向上一途不可專事俗學

家務雖不能

盡擺脫然要見得此中都是道理觸處皆是此理流
行則不患俗務累人矣愚在此掣肘事儘多幸於此
看得一二破心不爲所動者只欲隨時隨處盡其職

三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分之所當爲耳然正難言之大計後儻得免罷黜亦
當尋一脫身計不能久向勞擾中作生活矣諸外孫
讀書何如經宜多讀寧迂其途勿趨捷徑更宜教看
小學以正其根脚不必急急學時文也今歲江南錢
糧捐免有田者應推廣一皇仁稍寬佃戶之一二庶
爲不失本心不識吾壻以爲何如署中俱各平安勿
煩掛念惟蕭然景象日甚一日無可奉寄殊爲歉然
人歸匆匆不多及

與魯瞻弟

到靈壽者雖皆知其清苦然不圖清苦之至於斯也
大抵署中之人莫不有歸志獨見吾弟札中此是好
消息一語爲之三歎居官凜凜四知此不是難事能使
一家之人皆知此是好消息此境界最難得然只是
自己學問未至不能感動人非關他也吾弟境界雖
苦然亦無別法只是耐去但館於市鎮中要不戾於
俗又不溺於俗方好不戾猶易不溺甚難須常以古
人爲鏡方能自照見小學一書不可不常看也茹素
甚不必非儒非釋於義無取耳人回匆匆武修觀文

俱不及作字均此不盡

答傅君維標修志議

恭讀志議皆據理近情具見留心史學如人物選舉之嫌於太畧賦役之嫌於太繁前藁誠有此病既承指示敬改削呈政然其中亦有不能盡如台教者考賦役一類若斷自本朝甚覺簡便然孔子生於周世乃欲考夏殷之禮者蓋夏殷之禮存則周家損益之善與損益之未盡善者皆可得而見故紀宋無徵則惜之有明之法亦本朝夏殷之禮也幸而足徵者可

不存乎雖時異勢變有法美而不可行者然存餼羊卽所以存告朔難與官師選舉同一例也不識高明以爲然否至於慈聖樂曹韓諸公行事之當詳也報燕惠王書僖祖廟議請虛東向之位疏當載也高明以史遷班固之例律之是固然矣然又有說焉昔春秋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過於孔子左丘明作傳序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載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產之多一切相魯適楚刪書正樂事之彰彰於萬世者曾不一見焉一切孝經論語文言繫

辭文之昭昭於萬世者曾不一及焉是非詳於叔向子產而畧於孔子也誠以孔子萬世聖人不必沾沾稱述於一書所以尊孔子也今樂曹諸公之在靈壽非一邑之士而天下之士其人其文已見正史膾炙於天下人之口不待邑志而始著畧舉其槩而不詳亦所以尊之也且太史公作管晏列傳亦云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是以勿論論其軼事則有詳有畧固太史公之例也似無可疑鄙見如此敢復質之左右儻其中更有當

商者伏惟勿吝賜教是荷

答仇滄柱太史

自聞高捷喜溢寤寐非喜先生之得木天喜木天得先生也去秋獲承手教兼讀銀河篇有韻之言直可羽翼經傳率天下詞客爲窮理之功者其自先生始也乎卽欲作一札奉候因適當計典之時不敢輒通書都門恐涉世局情態故雖知已如先生不敢聞問惟耿耿於中而已乃先生代爲不平之鳴至昌言於朝此在高明激濁揚清之意欲先從隗始耳然非

隴其之所敢當也隴其自待罪畿南雖硜硜一念可
矢天日而鳩鵲滿野猶然如故才平二字乃是定評
豈敢不自反而怨人耶所可喜者今春局面忽轉三
輔氣象聿新不才庸吏得於光天化日之下效其馳
驅雖復鞅掌簿書亦甚快也便中附復并候起居

與同年柴炯如

去歲令郎至敝治得悉近祉有一小札奉候想已入
台覽遼左風景雖異家鄉然賢者處之自能險易如
一想讀書樂道之懷不減在西子湖頭也東坡海外

伊川涪州學問更復精進身外之境豈能阻汪汪千
頃之度耶願足下勉之矣便中附候興居拙刻一種
并呈記室臨楮翹企

答沈友聖

僻處山署忽接手教一消鄙吝之私何幸如之平生
未嘗學問又不能跳脫世網日對鳩形鵠面之衆愧
無活人手段有虛先生救民行道之望惟一念硜硜
不敢自負初心或不為君子所鄙耳江左風雅一脉
先生鼓倡其間古道賴以不墜南巡諸詩畧見一斑

矣伏惟珍重便中草復不盡

答安平令陳子萬

時屆始和遙知新社騁集欣慰欣慰前承借剝復錄數十年前邪正之辨得了然在目荷教非淺抄錄垂竣當另專人奉歸記室文廟考畧二本呈上此書所以正會典之失去歲江南李學臺題請改正蓋本於此但部議未允今當兩存以待論定其有一跋語附後不識高明以爲何如外雜刻三種并塵台覽率復不旣

答藁城令姜

上谷握手匆匆言別爲悵承賜熊峰文集何啻百朋之錫山城樸陋之區得讀先正鴻篇一消鄙吝惠教無疆矣安敬仲先生元朝大儒著作竟付荒烟蔓草良可歎息儻猶可訪求一爲表章其爲武城生色更不淺也望切望切草泐奉覆兼謝鴻誼

答阜平令潘

久失候問時切耿耿承詢審丁事前到保郡曾於撫軍及守憲前痛陳一番未蒙見許然亦不甚以爲怪

尚在兩岐間在吾輩原非有意缺額不過將地方真實情形陳之上臺自信無愧守定初念可也雖駁詰固所不免然亦怕不得况查從前州縣亦有缺額之時不是吾兩邑今日獨創至貴治之蕭條久在各憲洞鑒中只須立定脚跟諒必無妨芻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敝治向係通詳近復將原冊送府未見批轉即使再駁弟亦惟有補牘復上也草復不旣

答陳世兄

莽澗之久數載以來鹿鹿塵冗山川間隔未得一候老師暨足下起居惟耿耿於中而已足下以英姿妙才從容清華之地益廣家學欣慰欣慰前月獲承瑤翰正擬覓便鴻附候頃許使來復蒙手教惓惓深荷注念但某於仕塗中惟謹守安命二字奉先人之遺訓不敢失墜故所遇上臺無論知己與不知己皆未嘗稍有干瀆舊冬掣肘已決計藏拙不意新撫蒞事畿輔氣象改觀故暫且盤桓至行取一局原非所敢望足下暨許先生垂愛至意謹銘之心腑然斷不敢作此想聽之造物可也許先生素蒙不棄真可謂取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之牝牡驪黃之外但吾輩所共砥礪當在學問之消
長至一官之升沉何足以煩知已耶匆匆未及作札
晤時幸一道意臨楮悚切

答曹彝士太史

戊午冰雪中旅店把臂不覺九載喜丹山之鳳遂羽
儀天下而樗櫟散材猶然留滯山城世遇不足言而
學問無能長進良可愧也每思祇候興居因外吏不
敢輒通書都門故雖在至戚殊覺落落然景行之思
固時耿耿胸中捧讀瑤章恍然如置身龜山整庵之
側困知一編得此生色十倍知衛道精進之心卓然
砥柱中流不徒作木天詞賦客敬服敬服年來向往
斯道者雖有人而含糊兩可者實多

舍先生其誰望哉伏

惟爲道珍重使旋草復種種疎畧統希俯照不宣

答王新河

郡中握手仰荷教益鄙吝一消何快如之呂先生呻
吟語某所去取與尊意不甚相遠然總不如貴友所
云先儒書不用選宜全刻所見甚高蓋吾輩在簿書

匆忙中一時筆削恐未必遂可為定論且前輩議論
 瑕瑜不妨並存俾後人得睹其真面目而討論之愈
 覺意味深長縱有病痛正不必為之揜也俟刻成後
 其有所疑數則附志於末使學先生者知所決擇焉
 不識可否容另呈正也原書奉歸記室至摘本中間
 有數條為原本所無者今附載於各卷末此亦甚是
 但須註一補字於下恐後人以原本相對不知其何
 所出也刻樣照朱子遺書而每行加二字甚好但書
 既全刻刻資浩繁宜算字若干應價若干傳知諸同

寅共成勝事可也統祈裁鑒不既

又答安平令陳子萬

春間偶讀崔子真政論有感恐為酷吏藉口故借足
 下誕辰發出一段迂論知為有識所嗤乃蒙瓊瑤之
 報豈所敢當乎田梁老田梁紫為中州夙儒素為湯潛庵先生心折呻吟
 語序深服其學問淵源但內一二語及陽明者某所
 素疑故偶為足下道之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
 恐又開一聚訟之端如何如何草荳一事實非長策
 妄意就近采買庶彼善於此敝治巡檢前往料理未

知能有就緒否也使旋率復并謝不一

又

前接台翰論及出處在足下年力方壯不應遽作蓐
鱸之想若某頭鬚半白今冬必爲藏拙計當就十畝
閒追尋村學究事業不能久向簿書作生活矣徐健
庵先生最承惓惓真朱門先達中僅見者某向以外
吏宜安於卑賤不敢輒通一字都門殊覺落落然知
己之感則固常在胸臆間也便札中幸一道及呻吟
語板樣甚精內有一二字應改正者另紙呈閱

又

承教後又復累月時切耿耿蒙發來呻吟語當卽照
單分送諸同人所示田先生大序意義深遠發明隨
時立教之旨最得前賢心事不勝歎服用以弁首實
可爲此書生色中間惟說及王伯安一語微似可商
蓋伯安與諸儒大有異同非徒激不激之間也幸致
請正之意外有敝同年張武承王學質疑一冊前歲
偶爲刊行謹并附致不識田先生以爲何如制藝拙
選偶爲初學指點淺陋可笑過蒙獎譽愧何如之承

諭又奉一部聊供覆瓿使旋草復

又

驚聞尊夫人之變未獲一展微忱罪歎殊甚讀行畧字字可作閨範不但如安仁之悼亡已也崇祀一錄深慰高山景行之思承教自當隨諸君子之後一詠其盛容另呈正田先生來札展卷恭誦篤實真摯之氣溢於言表所云今日沉疴惟在利之一端我輩當實實於本分當知上討論實實於本分當行上勇爲只求自信不圖人知真可作座右銘蓋昔孟子一生

雖以距楊墨自任而必以對梁惠王數語爲開卷第一義此亦急則治其標之意也田先生可謂善讀孟子者矣覺向來汲汲於朱王之辨者未免氣浮而躁原札敬歸記室恨相去道遠不能一識荊州盡質其所疑也尊跋義精詞確此刺所必不可少者當并田序更求數紙補入前邱諸本中匆匆草復不罄

又

契濶良久掣肘情形想同之也前讀尊夫人行畧閨範之妙久心銘之茲奉教言自不敢以不文辭容稍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從容一抒固陋呈正至於隆貺則非所敢當相知兄弟中從無此例也樓山先生集向所寤寐未見者得承賜教又蒙賜令兄詩集真惠我無疆矣健庵先生其渴欲請正向以外吏不敢妄瀆惟心仰止明歲當猛圖解組扁舟過玉峰從醉白堂中盡質生平所疑便中希道及宣公奏議寒家有一舊板前印數部到此俱送相知訖容覓便再印呈奉統希垂鑒不盡

又

半載來刺無寧晷旣以散賑而驅馳山谷復以祈雨

而匍匐街衢加以冊籍之駁換上下之牽制俗吏狼狽至斯極矣目前得雨雖有秋禾之可望難救夏麥之枯焦鳩鵠之民不能枵腹以待西成如何如何接台翰知彼此情形大畧相同敝治亦已報過夏災不知將來作何景象承賜感悼及倡和諸什情文俱極其至宜巢民先生之擊節不置尊夫人女中大賢非固陋所能表揚不敢附銘誌之例草成贍記一篇正欲專人馳上茲附來使呈閱愧不能盡刑十之萬一傳冢宰遺疏其家俱已散逸所存不過十之一一有

伊令嗣回札并西山文廟考附呈惟轉達高先生是荷盧龍前令家叔也舊歲最荷垂愛時切感念外有耿氏農書一冊以其可佐備早一籌因重梓之并塵台覽諸不盡言

答曲沃令蔣

數載契濶每憶魏里盤桓時恍如昨日足下素敦寬厚筮仕名封天眷吉人良非偶然好生來辱賜瑤函兼承嘉貺曷勝感佩恒陽風景蕭條加以硜硜之性動與時違掣肘萬狀無可爲知己道者想貴治雖云

衝疲舒展尚易吾輩叨朝廷一命無可報稱值此凋敝之際只有寬卹民力一事當常在胸臆寬得一分盡吾輩一分之職處刑名錢穀中時時提醒此念如是而已不識以爲何如貴治咫尺絳州安邑前朝絳有辛復元先生安有曹自梁先生皆一代名儒其遺書不識可訪求否儻若惠賜沐大教非淺好兒回車肅此臨穎神馳

候井陘道李公

三載托庇幘幪不期忽遭意外世路風波真不可測

然在執事春風沂水襟懷獨自險夷如一紛紛變態
何傷叔度汪汪千頃也况自古豪傑往往從艱貞之
時倍加精進蘇子瞻之文章愈窮愈工程伊川之學
問彌困彌粹一番否剝焉知非造物有意玉成大君
子耶伏惟爲道珍重隴其今歲掣肘益甚萬難支吾
大約冬間必爲藏拙之局聞駕到郡渴欲一叩起居
種種牽制未獲如願肅此附候統希垂鑒

上真定焦軍廳

荷蒙垂愛種種愚鈍得免掣肘曲成之恩非可言謝

道憲執事一項向派靈邑安置原有額設錢糧久已
奉裁而仍責之原派地方從前苦累已不可勝言然
大約多派之里下苦累在民而官固不難於完辦也
今則里長俱已奉憲裁革雖欲私派無處可派而此
項費用浩繁欲告無罪惟有賠耳那耳而一蕭然窮
員本年錢糧又盡經蠲免賠無可賠那無可那實有
難爲無米之炊者敢懇執事俯憐窮邑酌量設法或
查無事州縣均攤分任則衆擎易舉或請署印道憲
責成本道衙門掛名直堂諸役此輩不下百餘人各

認些須便可竣事使疲邑永免大累十四里鳩鵠之
民世世詠甘棠於勿替職之私感刺骨銘心又無足
道矣事急情迫冒昧竢陳苟勝悚惕之至

復谷老師霖蒼先生

自庚戌暮春都門追隨函丈不覺十有八載知己之
感靡刻不盤旋胸臆世兄來兼領手教得悉起居萬
福無任欣慰閣下斗山重望海內瞻仰卽紀事一編
迄今史家奉爲指南已足同班馬千古况教育之恩
洋溢浙水東西年彌久而聲彌彰雖中遭顛沛家業

寢微閉戶授徒益徵高節其爲及門榮寵何如隴其
樗櫟下材蒙閣下拂拭於塵埃之中初仕江南狼狽
而歸再官畿甸動與時違稍將未完整頓亦便當尋
蓴鱸滋味終不能脂韋求合強其性所不能也世兄
遠辱荒署蕭然負歉殊深率泐附復統希俯鑒臨楮
曷勝悚切

答張西山先生

承教惓惓最荷垂愛至意但隴其自承乏以來無寸
益於地方素餐之愧常疚於心兼以頭髮半白精力

漸衰既不能有裨蒼生而平生舊學日就荒落爲已
爲人兩無成就豈不重爲大賢所嗤乎故每念乘此
餘年退就十畝間將村學究伎倆稍稍整頓庶不虛
過一生或亦君子之所許乎歲內尚爲未完羈絆開
春便當力請來教謂不當作自了漢此在高明之士
固然恐非所論於碌碌者也且自了亦正未易少壯
已過胸中尚爾茅塞及今磨琢不知能追隨昔人萬
一否也况復蹉跎耶恃愛敢一布之

三載不晤時切惓惓未識尊公先生近况何如頃使
來得聞近作克滿流動比舊時功夫大進不勝雀躍
以此入場不難攀蜚弧而上也但在熱鬧處最宜謹
慎稍有不安命之說進者須立定脚跟萬萬不可隨
意賢昆仲身家重大不比他人寧可學成而未遇一

答書 漢習 漢廷

毫微倖不得此是利害關頭不但是理欲分塗處也
慎之慎之至都門交游錯雜亦須胸有主張伊尹所
謂逆於汝心必求諸道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二語
當書紳總之離親遠出以謹身為第一義功名次之
至囑至囑愚留滯荒城無一善狀大約今冬當作南
歸計使旋率復不悉

上陳房師

自睽函丈忽踰十載所喜老師聲揚嶺外望重朝端
舟楫鹽梅之任在指顧間世兄復戰勝藝林益振家

學欣慰何如隴其昔遭廢黜自分長老泉石不意復
為當世所採擇承乏畿南但迂拙之性猶然如故掣
肘情形不減於昔恐駑駘終不能追隨驥足不得不
動尊鱸之想且年來鹿鹿不覺頭鬚半白平生學業
汨沒簿書恐為流俗人有負門牆尤所深懼目下擬
作乞歸計庶幾以閒暇之身整頓書生伎倆冀稍有
得仰報知己私心自矢如此而已他無足道也

候山東河防朱又韓

前歲承賜曹志考挾精確經緯燦然洵諸志之冠佩
教良深頃季飛來知近祉嘉勝欣慰欣慰議河事者
紛紛未有定論正大才脫穎而出之時知將來賈讓
王景事業游必有餘不特曹南一區尸祝無窮也河
漕志不識可惠教否簿書俗吏不應越俎而問司空
之事不過書生舊習欲一窺河濟源流為讀禹貢地
耳拙刺二種奉正便中附候與居不悉

寄趙生魚裳旂公

索居山城無一善狀好生歸想能備述梗概不贅賢
昆仲近况如何人生學問正當在失意磨鍊出來勿



爲境累也不佞年來爲此問諸生講書句句欲引入他身心上去好生抄數十篇歸曾見否雖尚須刪改未是定本然大段意思是要鍼砭學者書自書我自我之病此意可採取也新春又刻得讀書分年日程因較對間細閱其工夫次序真可爲學者法今奉到三部其一部煩寄我園因驢背不能多帶鎮上相知未能徧及俟下次續奉也外有寄杭州秦定叟先生札一函不識張雲先處有便可轉達否如無便則與好生商量寄在宋崑友處轉達可也匆匆不悉

與俞存齋先生

向讀紫陽大旨序知先生干城吾道之盛心未復親依道範山斗之仰時切寤寐去歲接手教知方從事二程遺書當王事鞅掌之時不忘談經講藝真超出尋常萬萬哉隴其少不知學徒汨沒制舉業中掇其糟粕未嘗識前輩淵源率爾涉世動與時違所至掣肘亦思與當世君子熟講而力行之而年已六旬非復強仕之時行將從十畝詩人歸老於當湖之滸或得以其暇整理舊業稍稍窺見古人緒餘庶不負此

生然非所敢期也來札過蒙獎許殊非敢當僻處荒
城久稽裁答時切悚惕便中附侯拙刺三種并塵台
鑒統希垂照不盡

與刁再謙

不佞在江南時已聞得公先生之名恨未得讀其書
頃至恒陽見用六集稍慰饑渴之思猶以未得生平
著作爲恨聞尚有斯文正統及潛室劄記易酌辨道
錄諸書謹專人走請其已刻者幸將來紙刷印賜教
其未刻者乞將原本借抄抄畢卽當專人奉歸記室

斷不敢遺失亦不敢污損想高明諒其求教之誠必
不吝也尊公先生行實并求賜教統希垂鑒不宣

答施行唐

前接台翰因往府未及裁報罪罪拙詳已蒙太尊轉
申未知撫軍之意若何恐未必有益也容再奉聞鹽
憲查積鹽一事前此從未曾有某正在躊躇鹽隨引
銷自是正理若云有積則引銷而鹽未去非捏銷乎
且其所積不知果引內未銷之鹽乎抑引外夾帶之
鹽乎吾輩亦無從查核恐未便竟以有積回覆也但

商人惟恐一報無積日後有加引之累此亦當爲酌量某意只可以本年荒歉難銷之狀爲之訴苦一番不識以爲何如且宜從緩再看鄰封光景某處若有定稿當另奉正也率復不旣

又

上碑村中竟夕領教荷益非淺兼擾郇厨更覺慙悚承詢學臺供應此費本無正項開銷向多出於里下殊爲累民敝治自革除里長以來俱係捐俸支應上年因城中有官地廟會時市民願賃以開舖面稍抵此項之費然亦屬權宜恐非可久之道總之掣肘之事本無良策在高明調劑之何如耳

上房師趙耐孺先生

春間接手教深荷指示兼知老師於公務之暇閉戶讀易惜未能追隨函丈一窺其緒餘也易學至明季龐雜已甚擴而清之因程朱以見義文當於老師是望矣高景逸有易孔義訪之久未得不知其書何如貴鄉尚有板否一隅拙選偶爲初學指點過蒙獎譽茲再奉到十部外讀書日程二部附呈并望裁正便

鴻率泐匆匆不盡

又復谷老師霖蒼先生

世兄來得悉老師近祉康吉深慰羹牆之思竊見古
人不朽事業成於林下者較之當途更盛遙想老師
靜觀世變閉戶著書必有超出時賢之上者不特明
史本末一編足式訓千秋已也惜匏繫一方不獲一
親函丈開其茅塞悵何如之隴其待罪恒南不覺六
載素餐之愧與日俱積今年已六旬頭鬚半白行當
歸尋三徑一了書生未完之事不能久鹿鹿簿書矣

拙刺三種奉塵台覽掣肘中愧無可以展寸忱者惟
深愧歉耳種種景象世兄歸自能述之不敢瑣贅統
希垂鑒不宣

答栢鄉魏荔彤

接手教并批點王學質疑知足下留心正學師門箕
裘不墜喜何如之自王學盛行以來漸漬於人心高
明之士多陷溺其中不可救藥武承一書刊行不滿
者甚衆甚有欲毀其板者如足下之咄咄歎賞豈可
多得哉嘉靖時粵東陳清瀾曾著學部通辨一書其

言朱陸異同尤詳曾見之否近年新刊其書於南中
當另覓奉也外程氏讀書分年日程言工夫次第確
是程朱家法弟新爲刊行謹奉正師門諸書惟知統
偶筆數種已經佩服至奏疏文集譜傳及鑑語約言
諸書俱未得寓目欲悉受讀以當羹牆謹備紙張專
人走刷惟勿吝賜教是荷統希垂鑒臨楮神馳

答周好生

五月初接台札始悉去冬風波情狀兼知尊體平復
深慰遠懷承諭處逆境之難某於子路問成人章講

義畧敷衍及之似可玩味今歲讀辛復元書并能敬
修學統備載前賢壁立千仞之槩悠悠宇宙固不乏
人吾輩不可自外也一隅集何足辱廣老之盛心恐
翻刻校閱又增賢者一分逆境如何如何若松陽講
義則正須斟酌萬萬未可授梓夏秋間因呈送學臺
又校訂一番改易數處容而時奉正也孚九青年志
向便能如此可謂良友此間別來無他事惟今歲旱
災異常民生甚艱已經題請得 旨量蠲稍救萬分
之一耳平山公於七月中丁艱謝事亦無大虧空目

下便可回籍也便羽匆匆不能多及統候續音

寄曹星佑壻

自去歲八月使者歸後此間卽因旱災上司往來查
勘絡繹不絕錢糧盡行捐免今春又復奉 上諭放
賑簿書煩雜日無寧晷屢欲遣人回南輒復阻滯不
佞久處荒城無一善狀硜硜之性動與時違祇恃方
寸泰然不以得失動於中故雖在掣肘中得免狼狽
看來此道到底難行惟書生舊業更覺津津有味分
年日程一書平生所最服膺故特梓行欲學者胸中

先知有讀書規模然後以漸加功倘從前已經蹉跎
者一二年補讀一經可也吾壻試事何如秋闈在轉
盼間磨礪以須斯其時矣高發北上過此庶可盤桓
望之望之考亭淵源錄奉還此書儘有滋味細閱一
番有益於學問不少松陽講義吾壻所見者幾篇今
錄一部校對奉寄望細閱之卽未講者亦可類推而
見來札云養氣盡心諸章今當漸次及之也刊刻尚
未敢輕言恐有粗疎處須細加斟酌方可問世餘俟
人歸續悉

與栢鄉魏荔彤

舊冬承賜諸書得窺師門之奧義荷教良多內小學一書最關係風俗人心某欲多印幾本分給邑中士子但其中尚有訛字數十今先將較本呈上望命梓人改正當另差人持紙來刷印也外多識集一書尚未得讀倘有先刷者便中幸一惠教是荷農書一冊附呈統希垂鑒

答嘉定吳生燮臣

初春遠辱光臨匆匆言別殊覺悵然接手札知近履康泰且刻刻以工夫進益爲念此段光景殊難得也舊本日程已抄畢謹奉歸記室此本上截所載旁証甚有益學者惜向未見止據韓求仲刊本付梓不能令學者盡觀程氏苦心也必將此本重刻乃爲善耳學部通辨一冊并拙刻日程質疑各二冊附覽其一隅集及松陽講義俟刷印竟便再寄尊處所有焦弱侯小學刻本便中倘可一借閱荷甚

答某

敬讀尊公先生之書網羅宏博皆有關世道之言不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三
特爲高門一家典型也足下繼述而表章之此純孝
中第一事矣某學淺識踈雖高山知仰不能盡窺其
微與承命不敢自外敬識數語於簡端豈能揄揚萬
一耶其先後之序考先儒隨手記錄之書多不拘次
序鄙意每卷內凡周程張朱五先生之語應檢出列
於前畧見學術所宗其餘則俱仍舊可也內有字畫
誤謬者臨刻時應檢原書對明魏叔子一傳亦宜并
梓使讀者知尊人大德真能行其所聞尤見是書足
重也肅此奉覆統希台鑒

寄曹星佑壻

南北間隔音問動輒經年一官羈絆未能脫身舊歲
滿擬吾壻秋闈一捷不意又復杳然未識近來用功
何如此道非難事惟屢折而志益銳則將來必勝之
兆也科舉文字固不能不做然須本原上著力要看
作是真實道理不要看作一時應試之事沾沾徒求
之時文中方妙

外孫能

讀書最可喜尤當教看小學以正其根脚今年會場

策題亦以小學為問蓋近日大老中賢者皆留心此書不可視為迂濶其他種種來人自能詳之

答李金華

足下生長文靖之鄉而學其學方正之槩已著於恒陽茲幸借重金華撫殘黎而挽頹俗當於足下是望矣敝鄉撫軍亦大賢也將來自必有水乳之合意者天所以成足下乎宋呂東萊及何王金許四先生皆金華產也其遺書殘闕已甚得大賢訪求而表章之此尤同志之所共禱某碌碌無能承乏西臺展布實

難惟隕越是懼不審高明何以教之遠辱台翰弊許過當曷勝惶汗便羽率復統希垂照

答范彪西

捧讀來教知先生於王陳之學舍短取長正與綱目取荀卿之論一例弟前札恐學者混淆未免過慮來教云學術一道全在躬行此真大儒名言足救近世學者空言之病當敬書之座右以當嚴師至詢及靈壽之政教不覺汗下自計承乏此邦將近七載惟不敢為暴而已實無一善狀嘗歎今日事勢百病之源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起於民窮故以寬賦稅絕私派爲救時急務然動多
肘掣不能盡如其意至民風士習興起之猶易變化
之尤難孟子所謂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雖由火之
難熄亦由在已之水止一杯耳今雖僥倖量移然猶
是火也猶是水也且頭鬚已白壯猶不如人况老乎
每念先生超然泉石讀書樂道乃真當今第一流此
處未能決斷又何他躬行之可言惟高明有以啓迪
之辛先生經世碩畫敬拜受教其他著述有可賜教
者并祈不棄統希垂鑒

答周好生

別後留滯山城者又二年無日不在掣肘中救過不
遑家鄉音問遂爾澗絕今夏忽蒙量移初意謂或可
稍展所見不意目前時局處處棘手孫綽遂初之念
倍殷於昔接來札尚期望之深惶恐惶恐一隅集猥
蒙重刺極承雅愛但恐未必能多行徒費足下一番
經營耳至如來札所云欲將入科問答附刊集後斷
斷不可此係偶然評閱未經刪削豈可問世久經棄
置不知足下從何處見之萬祈爲之藏拙不可畫蛇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添足也崑友習是編可佩服者極多但亦有繁碎處
竊欲爲之酌量刪減輒以簿書牽制而止故久未爲
作序便時幸先道意容續圖請正京邸無他善狀惟
覺紛紜熙擾中此心耿耿如故匆匆不多及

與曹翁臻萊

屈指契濶不覺九載令郎到京得悉近祉深慰渴思
某自慙固陋留滯都門無一善狀夏間幾蹈不測僥
倖得免掣肘情形莫可言喻愈覺親翁優游園亭真
爲至樂曾點之春風沂水賢於僕僕風塵者多矣令

郎一番遠遊恢擴見聞不爲無益至於時局功名則
某深知其不佳不欲以此損少年之志氣勸其專心
致志於正塗求一出頭以爲顯揚計不識以爲何如
聞令孫今歲亦已就試愚意亦不必汲汲與其勉強
早入泮不如多讀幾年書使之學問充足下筆沛然
不患功名不到手此一生受用不盡之道若一味欲
速未培其根先求其華總得僥倖恐病痛非小此某
年來閱歷人情世態所見如此敢以質之高明此間
種種景象令郎歸自能道之不贅

與叔元旂翁

吾叔歸後諸事日積又以沿海軍工上臺臨縣益加繁擾苦不可言錢糧完數寥寥當此荒月雖加鞭扑終無濟事惟有坐受承差之逼迫而已南翔盜案頗有葛藤然此有大數非姪所憂時局中事必不能為諸友多以為倔強實非倔強也解銀一事以往來協助之人未定故暫令張錦何瑞元為之此元非長策只可權宜一時俟吾叔來再商之可也匆匆不能盡言總望吾叔撥冗即至是荷懇切懇切

又

夏閒寓匏南歸姪附一信想已入覽嗣後兩次信歸俱匆匆不及作字然靈壽景象吾叔必已知其大概矣此邑接連山右幸不當衝錢糧亦少而易完但地瘠民貧在真郡三十州縣中最為貧苦又連年荒旱憔悴不堪又有協濟鄰郡之苦以姪處此雖簡僻相宜而撫字亦正不易惟喜上臺皆寬仁長者凡事俱在情理之內絕不似南中光景署中覺人太少故急欲家眷北來然路途遙遠須得老成照管方能放心

姪雖囑履平弟同來然渠未曾經歷長途必欲吾叔撥冗一來姪到此會計一年經費僅可支持此番人歸手無一文北來盤費未有着落吾叔可於城中覓主緩急百金妙甚家中種種俱望主裁凡事經吾叔剖斷姪無不心服前承吾叔惓惓爲姪螽斯計最荷至愛目前匆匆似難及此萬一有可商量者并望留神威叔貽孫不及另札俱乞叱致吾叔來須乘驟轎不可惜小費跨騾也并囑

又

別後不覺已經月未審吾叔何日抵家長途不困頓否懸念懸念月餘來署中頗無事惟奉憲檄催取縣志甚急不免拮据今抄本已告竣送府付梓則尚未有期也錢糧忽遇特恩蠲免三分之一歡聲徧山谷時事之最可喜者守道竟不起巡道以易州一案降調半月之內兩臺盡更殊出意外偶筆匆匆不盡

又

別來忽復經年吾叔近社如何懸念懸念恆陽光景舊冬幾在昏黑中幸逢新撫到任氣象一新州縣得

三魚堂文集卷之一
三
偷安無事但民生不辰地方災祲叠見舊歲水今歲
蝗百計籌持不能救其萬一至一官之蕭條固無足
道也吾鄉景象不知若何因子馨久病思歸急不能
待此中近狀予老能述之匆匆不悉

又

吾叔南旋不覺再易星霜耿耿何如此閒兩年變態
爨出所遇上臺非臭味之不投則意見之不合莫非
命也固無足道葺鱸之想時在胸臆晤期當不甚遠
家鄉光景如何北方去歲遭蝗蝻氣象蕭條今歲幸

錢糧盡蠲稍有起色然此時尚未有雨二麥可慮將
來又未知作何景狀也署中俱平安但澹泊之狀比
舊更甚耳威叔聞已選拔可喜之甚不及另札望道
意縣志并雜刻呈閱匆匆不悉

又

舊秋接來札知吾叔近履佳勝一慰遠懷姪浮沉此
地愈久愈困一官偃蹇非關世局只是學問不長進
之故地方幸去歲錢糧蠲免民力稍舒今春覺有起
色將來亦可藉此遂葺鱸之願矣嘉邑未完殊出意

外造船一項不見移咨直撫必已在赦內倘有混擾回之可也讀叔祖兩傳簡核精確無可更易姪意欲待詩學稍進作一長歌以誌高山之仰而日來胸次冗雜未能成章容續成上正

又

去秋人歸匆匆不及作一字冬春以來地方有蠲賑之事刻無寧晷家鄉音問不勝遼闊六月中到都門見子展弟知吾叔近祉佳勝欣慰欣慰姪此番行取出人意外初欲借此告假回南而勢不容遲只得勉

強到部且再看光景何如此時言路甚是煩難且蕭然一身在長安中亦大費躊躇不勝進退維谷如何如何種種景象六符叔歸自能詳之不贅

又

家眷回南時有一札呈吾叔想已入覽十月終旬文端叔到京接吾叔手札知近祉佳勝深慰遠懷姪數年來尊鱸之想時刻在胸一番行取初意或可稍展所見不意目前時局處處棘手吾叔陽城有待之言固屬老成之識然恐不若孫綽之遂初更為高妙也

如何如何松陽講義尚屬草本乃蒙付梓恐迂愚之
說未必能行徒費吾叔一番經營也所寄刻本中多
差字想係傳寫之訛特託思遠弟較對尚未能盡前
三兒帶歸一本乃姪所自較可取一對改正爲妙有
脫落字句者不妨雙行補入承命率作一序亦殊不
文聊志其大略耳并呈上叔祖至行時時在念因不
敢草率屬筆只管以此心境稍閑卽當有以報命匆
匆不多及

又

兩接吾叔手札知起居住佳勝深慰遠懷一隅集松陽
講義復累吾叔尤覺無謂不知可稍償刻費不至大
折否講義止此一百十餘章無續做者蓋此只是完
靈壽一局原不必其全也刻成幸寄數部到京是荷
姪在都門終日鹿鹿無一善狀時事甚難言路恐不
可久居如何如何

又

初夏人歸有一札呈上想已入覽姪以不能隨衆於
六月中幾遭奇禍雖蒙寬免而勢甚可畏目前又未

敢便告假不意世局之險至此然只是聽命無他法也嘉定有未完二件一係邊海城垣核減銀一係河工解費問之部中此二案內俱拖遲未完若到原籍來催照前回覆可也望吾叔留神姚親翁在京並無他舉動已有南歸之意并聞餘不悉

又

中秋虞山館歸匆匆即去未得圖晤講義稿本校畢呈上但目下未能料理紙張如何如何序文不必另刻附數行於目錄後

用此體甚覺古雅不識吾叔以爲何如今并寫一式呈上種種晤悉不一

與三兒宸徵

接汝臨清寄字知舟行甚遲未識何時抵家心甚懸懸我自九月初三夜在張家灣起身初四日進城至初十始到暢春苑引見十三日奉以御史用之旨二十日奉補四川道之旨廿四日到任隨奉堂派協理山東道事所管者稽察各省刑名事件此尚不難料理惟求盡言職則甚棘手我於十月初七日上畿輔

民指一疏自謂委曲之甚見者猶目爲戇面奏時雖
蒙 皇上首肯竟阻於部議可歎可歎大抵目前時
勢甚難且看光景我寓中盤費目前僅可支持未能
照管家中汝母子到家必甚窘迫只得與五叔商量
可且借飯米數擔俟過新春再商接濟之法也家中
光景可一一寫示我我既在京家中諸務汝當留心
照管但不可以此廢讀書求其並行不悖惟有主一
無適之法當應事時則一心在事上當讀書時則一
心在書上自不患其相妨不可怠惰亦不可過勞須

要得中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
味元祈叔祖寄到所刻松陽講義中多差字若欲將
汝帶歸之本較對可卽送去但對畢可卽將原本取
回不可遺失我在京有一江陰人徐名世沐者講書
甚精近數與往還頗得其益將來欲採其說附入松
陽講義中另刻一本目前且不必論也

又

正月初五接元祈叔祖札始知家眷於十一月初八
日到家心始一慰歲前我有一字寄子展帶歸京中

光景想已知悉不知家中何時可有人來須人到方可遣歸接濟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須將聖賢道理時時放在胸中小學及程氏日程宜時常展玩日間須用一二箇時辰工夫在四書上依我看大全法先將一節書反覆細看看得十分明白毫無疑了方始及於次節如此循序漸進積久自然觸處貫通此是根本工夫不可不及早做去次用一二箇時辰將讀過書挨次溫習不可專讀生書忘却看書溫書兩事也目前既未有師友須自家將工夫限定方不至優

忽過日努力努力然亦不可過勞善讀書者從容涵泳工夫日進而精神不疲此又不可不知我意欲於二三月內告假回南然未知可得否且再看光景五叔及各房諸叔俱不及作字可一一說聲

又

我自二月初六日欽點會場外監試至三月初一日揭曉始回寓初七日用中及黃大等到見汝兩字洞悉家中光景此等艱難之狀不涉歷不知到處可長學問不可但心焦至於讀書在家中杜門靜坐須依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我平日話頭去做工夫不可優忽過日一無長進旁
人之言不可輕信須要辨其是非自家立箇主張常
將小學近思錄之言放在胸中去聽人言便如以鏡
照物自然是非了然我在京安好不必挂念但常想
南歸未有機會耳倘秋閒未得歸汝當到京來時須
用騾轎不可勉強跨騾長途比不得靈壽至京也汝
雖在家我心常在汝身上汝當以父母之心爲心也
其餘京中光景黃大歸自能言之

又

黃大四月初三日在京起身此時必已到家我京中
光景渠歸想已備悉一月來亦無他事前月終因捐
納之人紛紛只得又上一疏 旨意甚好然未知部
議何如也我前字中欲汝秋閒到京然須再看光景
待我七月中再遣人歸商量黃大若有盤費可先遣
來若盤費艱難遲遲亦不妨新宗師必已發牌汝於
舉業尚未能精通待下次考亦不妨功名遲早自有
天數不必強求但讀書不可不勤緊孔子曰不患莫
已知求爲可知也當常思此言有便信來須將所用

工夫一一寫示我然日間亦不可過勞苦須有從容自得之樂方是真會讀書人 誥命已領到可對母親說聲凡事自要立主意不可輕聽人言人言之是非亦不難辨只是以聖賢之義理爲權衡而已汝能不爲衆楚所咻我心方慰念之念之

又

我八月初已開列在外轉中復蒙停止目前又有試俸一局未知作何光景總之聽命而已汝且不必進來文宗幾時考嘉興汝文章尚未能精進且待下次

考亦不妨只要上緊讀書不怕無功名也我寓中日用甚窘下半年俸銀因靈壽上年錢糧未完罰去此番人歸又無一錢可寄當待仲冬遣人歸矣汝事事須謹慎不可輕聽人言將書帖到府縣中親友不知利害者甚多須要自家有主意若有要緊事務須到城中與元旂叔祖商量星佑此番來一慰契闊甚好但我寓中清淡不能有所加厚甚覺歉然惟勸其讀小學書若平日能將小學字字熟讀深思則可爲聖爲賢亦可保身保家汝當互相砥礪人而不知小學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彭年於中秋後到京我亦勸其讀小學近來愈覺此書有味也

又

縣考一事文理稍通者無有不取所遺者不過十之一耳此無論不宜干瀆亦且不必干瀆向來鄉紳多紛紛開薦我所不解汝見靈壽曾有一人來說乎此一節賢於我鄉風氣遠矣且預先要開薦分明自處於極不通之地少年志氣亦不宜如此此番汝與曹家外舅同就試只宜聽其自然但要用心做文字文

字若好自無不取之理一則可驗自己之力量一則可見當事之公道豈不美乎如果落在孫山外不過事之偶然公道不泯下次自然必取但要讀書不必以此爲慮城中親族有欲開薦者可俱以我此意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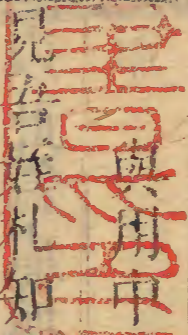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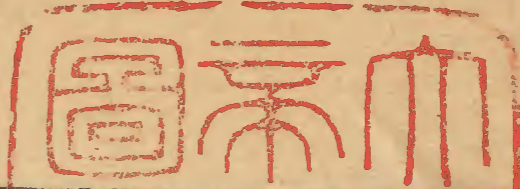
與武修弟

今年正月內始聞大姪之變深可痛惜此最樸實人天何以使至此我遠在京不能少申其意附代奠些須弟可爲我備一享祀以慰其靈痛甚痛甚弟今止

有兩姪當為其婚姻計此是目前第一要務然亦不
必心焦自然水到渠成也我在京甚多掣肘未知將
來若何弟明歲館地且看我光景如何再作計較可
也種黃大自能言之不多及

見吾姓札知為天津靳公所招不勝欣慰靳公居官
服政極為謹飭愚向在都門熟聞其概况河臺先生

之立德立功吾輩心殊傾慕諒其家風必有彷彿且
渠令弟曾與我同城姪得親炙之亦三生之緣結也



但相與之間必須誠敬方可為久訓課之法必導以
聖賢路頭如小學等書不可不授與幕友相接要極
和婉之中須有一番主張不可為所轉脚跟也大概
作幕者自有一種氣習若稍或漸染便非儒者氣象
知吾姪雖有定見然愚不得不囑至於館政之暇自
家學業斷不可荒廢愚自南旋以來即謝去世故舌
耕餬口仍館席氏日對古昔聖賢較之宦途鹿鹿倍
覺綽然自豫東翁從未識荆可道我景慕之意羽便
斷此不盡



